

蘇聯短篇小說集

爲了幸福的緣故

許聲揚譯

新文藝出版社



西蒙諾夫等著

爲了幸福的緣故

許聲揚譯

新文藝出版社

•1951•

短篇小說
爲了幸福的緣故

原著者 西森諾夫等

翻譯者 許聖揚

※
※

有 版 權

1949年12月海燕第一版上海印0001—3000冊

1951年4月海燕第三版上海印4501—6000冊

1951年11月新一版上海印6001—8000冊

書號(261) [VI III 3] 定價 4,9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樓)

光華印刷廠承印

※
※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目次

爲了幸福的緣故·····	尼哥來·格里哥耶作·····	一
兵士的光榮·····	西蒙諾夫作·····	二〇
市郊戰·····	西蒙諾夫作·····	二六
一個人的犧牲·····	路易士作·····	四〇
遺囑·····	路易士作·····	四三
維特·塔拉列金·····	葉玲娜科諾連科作·····	四九
恢復列寧格勒·····	烏爾加·比格何爾日作·····	五五
饑餓草原之光·····	亞力山得羅夫作·····	六〇
斯維多夫·····	普士多夫斯基作·····	六六
激怒的麻雀·····	普士多夫斯基作·····	六六
譯後記·····		一〇九

爲了幸福的緣故

尼哥來·格里哥耶

人們很少遇到一個高個子的坦克手。適當的高度是五尺四寸至五尺六寸，五尺二寸早已是遺回的了。另一方面，好似補償尺寸的不足，一個坦克手最先需求的似乎是寬闊的胸脯，靈敏的四肢與壯健的身體。還沒有人叫過衛隊長柯羅斯尼做強壯的小孩。他的臀與肩是過於狹小的。

『你的勳章對於你是不是有點過重？它們的重量會不會壓倒你？』當給予柯羅斯尼另一命令的時候，將軍開玩笑的說。

姣好的臉與藍藍的眼睛……一位藝術家，只有用水彩才能繪畫出他的臉孔。這種美麗動人的色彩，同樣地最能表現白俄羅斯朝霞的柔和而美麗的光輝。從他降生之日起，到他漸漸長大，成人，以至與珈特琳戀愛，這朝霞一直照耀着他。

戰前不久，彼得羅士·柯羅斯尼進入了裝甲戰車學校。在一個很早的早晨，他提着輕便的手提包，向珈特琳告別，到火車站去了。

在陸軍學校，戰爭降臨到他頭上，戰爭把他拉上戰場。

我們不知道這一對人兒來往的信件上寫了些什麼。我們只知道前線的睡眠是被一個兒子的夢所困擾。啊，多麼美妙的夢，但是實現這些夢想的一天終會來臨的。一個蘋果園。他的妻子從屋中走出來，把一個細小的生命放進他的手臂裏。他的心停止跳動，他的兩腿發軟，他不得不倚在一棵樹上。然後，緩緩的，小心地，考慮着他每一次動作，他彎下腰坐在草地上。這時，他決不會讓他的兒子從他手中掉下。珈特琳坐在他的旁邊。他感到有一種強烈的願望。那就是輕輕的撫摸一下這個小人兒的小腦袋。但是珈特琳停住他的手：『最好不要這樣，』她說。不，他必定不這樣做。自然的，他必定不這樣做。應該詛咒啊，一個坦克手的手掌是如何的粗大呀！他彎下腰，慈愛的把他的兒子的頭髮弄得蓬蓬鬆鬆，用着不易見到的圓圓的嘴唇輕柔的吹着，然後快樂得嘆息起來。

他小孩的頭髮……在粗笨的拱形的坦克車頂下他不易於入睡的時候常常述說它

它的顏色，它的香味——小腦袋後面長着這些小而鬚的髮。

那些和他同睡在這狹小地方的坦克車駕駛員，被在這死寂的夜裏無意的偷聽了他們隊長洩露出來的生活所激蕩着。但全然的，他們之中任何人都不會和他們那在戰場上同甘共苦的隊長一樣隱藏着同樣的祕密。白天驅除了這些美夢——只有隊長和他的坦克車駕駛員存在那兒——在威力的高速度坦克車裏殲滅敵人。

同時，戰爭激烈的繼續着。在我軍各兵種聯合的攻擊下，前線已從國土的中部向西疆遠移，柯羅斯尼隊長的團隊與連已在聶伯河的右岸活動。在這裏，他的部下注意到他們的官長已得到了一張比現在戰爭地區更伸向北方的地圖。但是隊長同樣拘泥於形式的從兩張地圖上畫出城市與鄉村——那些他自己曾經經過與從公報上讀過的城市與鄉村。在這一片刻，隊長的臉孔閃動着光彩，而他的兵士，也和他在一起暗自歡樂着。

戰役一次跟一次的打着。有一天他們等待着一次特別劇烈的會戰。敵人的防線在我們隊伍多次猛烈襲擊下已呈現了缺口。現在擺在他們面前的任務是扼息敵人強烈的抵抗。這看來似乎是一個激烈戰鬪的戰役。

在蔚藍色的冬天薄暮裏，坦克車披着白漆的新外衣，添滿了汽油，駕駛員們再次和砲兵、步兵協同作戰。

在天空飾着星星之前，黑暗代替了黃昏，籠罩着大地。在短促的休息後，人們開始作鬪爭的準備。柯羅斯尼連隊的風習，是在投進戰爭中，穿着最好的制服及他們的酪質皮靴。已經換過而且全體穿着一新，柯羅斯尼在坦克車中間來回走着，等待着坦克已經準備好了的報告。他忙於想着在領導他的部下投進這樣激烈戰鬥之前，應該對他們說些什麼話；什麼字句才能激起他們的力量與勇氣及使他們心裏燃燒起完成英雄事業的渴望。這時他接到了一封信。柯羅斯尼的手提燈滴滴搭搭的響着。字句簡短而中肯：『爲了一個游擊隊員，已被敵人處決。』

珈特琳

手提燈掉下在雪裏了。

不能抑制住的呻吟吸引他的人們跑到他的身邊。他認出是他自己的駕駛員戰士們。

「隊長，怎麼回事？」

有人提起他的手提燈，它的光輝再度照耀着他的技工的臉孔。一個斯大林格勒的汽車司機首先把他從破碎的汽車裏拉出來。他已能辨別事物，他首先看到了這位司機。這位司機已成了坦克手，他臉孔常塗抹着機器油，所以每條皺紋看起來好似褐色墨水畫成的。這使他看來比他原有的年齡還要老，而且加給他「爸爸」這個綽號。

「彼得羅士我們最親愛的……」

在這老兵的話句裏充溢着真實的情感，及他未覺察出他的眼睛放射着不能形容的慈愛光輝，在他尚未自覺到這些之前，隊長像一葉草葉輕率地朝向太陽一樣轉向他。這人類的溫暖，純真的慈愛，隊長這時正極需要它。他的手臂，突然堅定的伸向這位老兵。集中所有的自制力，他才強逼着他的手臂放下來。這好像他已爬過山頂一樣困難。他的聲音粗啞而斷續。

「當我們回到我們集體農場時候，我們將再是彼得羅士與伊萬。有戰爭就沒有彼得羅士。只有將校及戰鬥人員……」

「對，隊長。」那車夫不完美與怕犯罪的囁嚅着。

「現在，報告坦克車準備的情形。」

「是的，隊長，報告準備的情形。」

在最前線，由於夜風形成的巨大的雪堆，突然縮小以至於消失。從它們之中來了一次迅速的汎濫於整個野地的動作——坦克車隊開始攻擊了。

在高速度中，進行強襲的坦克車隊，揚起了積雪，衝上敵人的防線了。

比起僅僅在幾個鐘頭前臉色更加蒼白而憔悴的柯羅斯尼隊長坐在大砲邊，他的手放在砲輪上，足伸在踏板上。他已決定他自己在這時刻服役於這砲上，篡奪砲手的職權。

他的坦克車連聽從他的命令，好像他們已生長了神奇的翅膀，他們自己的翅膀，向前猛進着。

「他們的隊形保持得多麼好呀！這些優良的傢伙！我不知道團長能不能看見他們？」他突然間願望着，全世界的人能看見他的火急的，全面掃蕩的連隊的襲擊。

「代表我的部隊致謝。我們在前進中。」他由無線電發出這訊息。

敵人的防線臥在幾座小山坡上。那時候最後的大砲齊擊聲已經消逝了，由於榴彈的

轟擊而炸裂起來的，被雪所覆蓋着的大地土壤，已經把剩餘的德國兵埋葬起來了，坦克車已到達山頂，衝進那有濃厚的窒息煙氣的破碎了的掩蔽部。

說時遲，那時快，那些小山像被熨斗燙過一樣；步兵猛衝上去，在肉搏戰中覆滅最後抵抗的火花。

坦克車連帶着雷霆萬鈞之勢向山頂猛擊。

過了山頂……剎那間，柯羅斯尼想及他看見在他面前的一片毀壞了的森林，被火焚燒得焦黑的樹幹在各方面豎立着。他有時間考慮着，『詭異的地質學者，如何會忽略了這木材！』然後，那些樹幹都轉動了，並且向他這方面傾倒下來，認識這是什麼樣的森林之後，他顫慄了。是埋伏麼？空前的這樣多的大砲……

柯羅斯尼的坦克車隊展開了激烈的砲火，但是他的坦克車隊所有的砲，怎能抵抗得過德國大砲所構成的火海呢？

火海開始了。馬上在柯羅斯尼的右邊的坦克車顛躓了幾下，毀壞了。像一根搖擺不定的長鞭，它的旁邊，一輛傷損了的坦克，跌下在地上。然後另一隻又跌翻了，並且帶着它損壞

了的砲塔沉重的隆隆作聲的掉進了彈穴。

所有那些屬於損壞了的鋼鐵的寶貝，飄出來的一些煙的形狀，使柯羅斯尼看見了很悲痛。

柯羅斯尼隊長從潛望鏡很迅速的轉過來。

「一分鐘！只能有一分鐘活着來報仇的機會了。」

並且對駕駛員們說：

「同志們，前進呀！既然我們不能射倒他們，就讓我們壓碎他們！爲着你們的母親，爲着你們的孩子！並且爲着那些孩子……」他切望着呼吸，感覺到被搶劫樣喪失了……「並且爲着那些還未能出生的孩子！」

這些話直貫進一個士兵的心頭——那夜他曾徒勞無功的搜想它們……現在，他們燃燒起自己熱血奔騰的心來了。

「壓碎它們！駕駛員向後面呼叫着。

「我們一定要壓碎它們！」人們回應着。

汽缸似乎火熱的沸動着。坦克車用着極大力量的攻擊，直衝進那深厚的鋼鐵森林。它橫壓過砲身，把它壓爛並且攔住另一門大砲。結束了這一門大砲的活動之後，又趨向第三門！

現在，整個連隊已經在壓爛德國人。在坦克車觸動下，德國砲筒一個個地翻着筋斗，它們的裝甲歪而破裂，它們的輪脫掉並且像瘋子一樣滑動。德國軍用雨衣，帶子及帽子的髒破布塞進坦克車帶，隨着它們向前轉動。

由於砲火打開了路，一次又一次的那些坦克車切斷了德國的大砲陣地。

「爲了那些孩子……」這些話句的回聲，在空氣中與坦克車內盪漾着，「爲着那些還未出生的孩子！」

兵士的光榮

西蒙諾夫

紅光染紅了斯大林格勒週遭的夜空。白天草原冒着煙；那就是塹壕砲彈爆炸的地方，黑色的煙柱衝射進太空；野戰伙房的火煙，螺旋式的向上輕飄，兵士們噼噼發響的劣等煙葉的苦辣煙味向上飄散着。

在九月某日格外光亮的藍空裏，戰鬪機後面拉着一條軟柔蓬鬆的煙尾巴；大地被挖滿了壕溝，在掩蔽部頂端的圓丘之間，顯露着些普通的墳墓。

同樣的天空下，光榮與醜行同安息於草原上。同樣的夜的黑幕遮蔽了戰鬪結束後疲乏與浮躁與塵埃滿身的人們，與那些不能夠再看見陽光的死者。

不能放棄給敵人的戰線，展延在不知名的草地，小丘與蔓延着苦艾的林中空地上，人們爲了保衛它，常是不知道擠近在右面的村莊，或者在左面流動着的河流的名字，而戰鬪

着，死亡着。但他們強烈的感到斯大林格勒就在他們的後面，因而他們必須堅定的固守着。不管付出什麼代價，犧牲性命甚或是死的代價，必須在這裏堅守住。今天雖然守住了防線，但未贏得勝利，在這戰場裏，尚未產生了師團，軍團的光榮與所有蘇聯軍隊的光榮。但兵士的光榮則每日每夜，此處彼處的產生着；人類的勇猛到底依然是勇猛，而光榮也依然是光榮，不管軍隊和國家是在怎樣可怕的困難之下。

西蒙·士可令柯和我坐在乾草原上，那時一陣微風吹着他那安靜而被晒黑的臉孔與頭髮。

「告訴我，你如何幹那件事？」我問着。

「我如何幹？」他注視着草原的遠方，深思熟慮的重念着我的問題，要極盡詳細而突然間好像對我說他的功績不是起於昨天，而是在他的生命中很久以前就開始了的沉思的神情，他以緩緩而審慎的態度訴說着他這一段生活。

「我的父親叫佛里爾。在這一帶也參加過戰爭。那是在查利津尚未改名為斯大林格勒的年代。在戰爭中他陣亡了。和我一樣，他也是一個礦工。據我所知，我們工作的那個礦坑

已被水淹了，也許被爆炸了。它是伊沙耶夫第二號礦坑。在那裏，我幹過各種職務——從轎車夫至礦工至工頭。那是我第一次下礦坑後多年的事了。時間是一九二四年。那時我是一個小孩。你說多少年以前呢？是不是十八年？因為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想那是對的。不錯的，確是十八年。今天政委和我碰過杯。他宴待我。我們飲了酒。而我爲着我的妻及孩子尤力沁米勇諾維奇的健康乾了杯。……直到現在，我還未看見我的尤力沁米勇諾維奇呢。他是五月二十七日出生的。」

士可令柯沈思的坐了一會，然後他再說着：「尤力沁米勇諾維奇。」從他那呼他兒子的名字和父親的莊重的聲調中，人們可以感察他因爲有了能够繼承作礦工的兒子而驕傲——那是他的，西蒙的兒子！是他的父親的孫子！——未來的一條漢子和礦工。從他談到他的家庭，他的礦坑，他的勞苦生活等談話中，人們會感到他所以能作個兵士，不能認爲是件意外事。這是由於過去的工作，他的經驗，智慧，露西亞人的聰敏本質與壯健的雙手所獲得的。他緩慢的，審慎而平靜的開始述說他的事業。他述說得那樣緩慢，那樣審慎，那樣平靜，在我的面前，正如他的述說一樣緩慢地，一樣審慎地，和一樣平靜的呈現了一副他如何從

事他的事業的圖畫。

說：

早晨，柯西里夫在河岸叢林中叫西蒙·士可令柯站在他的旁邊，用平常簡潔的說法

「找活舌頭去。」

「對，營長。」士可令柯回答。

回到戰壕的他坐下來，並且以他的小心翼翼，不慌不忙的態度開始準備一切。他試了試自動步槍，把三個彈盤綁在帶上，拿兩顆普通手榴彈和三顆反坦克手榴彈，塞進他的背囊，最後警視着是否有忘記帶走的東西之後，從他的軍糧袋拿着一段鋼線放進他的衣袋。他沿着河岸走着，不慌不忙而小心翼翼的走着。不發生點響聲。士可令柯加速了足步。爲了縮短行程，他決定走捷徑，從長滿了阻礙行進的灌木林低地通過。機關槍驟叫着。子彈驟驟響的從近旁擦過。士可令柯伏在地上，片刻時間不動的臥着。他並不慶幸自己，因本應避免引起機槍的鳴叫的。剩下的是通過這稠密的矮林。他原來要節省卅分時間，而現在由於迂迴地走路，卻至少多花了十分鐘。他站起來，彎着腰，衝進那伸展着的灌木林。在半個鐘